

世界名著譯本

不如歸

德富健次郎著
殷雄譯



(20001)

著譯本名

不如歸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原著者

德富健次郎

評述者

殷雄

出版者

大通圖書社

發行人

吳雨江

特約發行所

中西書局總店

上海望平街中市

△各省中西書店均有分銷▽

著世
譯界
本名

不 如 歸 目 次

第 一 章	蜜月中的夫婦
第 二 章	浪子身世
第 三 章	春郊採蕨
第 四 章	千岩的煩躁和豐子的病
第 五 章	片岡的家庭
第 六 章	敘述武男的母親
第 七 章	鴻來雁去
第 八 章	海外初歸
第 九 章	山木宴客
第 十 章	病中和女友談心
第 十 一 章	易地到逗子去養病

第十二章

千岩的惡計

第十三章

我不能違背古聖先賢愛人的仁心

第十四章

山木的訓女辭

第十五章

中將悲傷的允許

第十六章

她哭倒在慈父的懷裏

第十七章

媽的行事却太過分了

第十八章

鴨綠江的水戰

第十九章

豐子也嘗到了老寡婦的手段

第二十章

在醫院裏養創的武男

第二十一章

浪子尋死

第二十二章

女教士的現身說法

第二十三章

他無意間救了中將

第二十四章

戰勝歸來

第二十五章

最後的霎那會面

第二十六章

她終於給死神帶走了

第二十七章

浪子坟前的翁婿

本局 最新 出版

世界 名著 譯本

人猿泰山
泰山情侶
泰山之友

世界名著
譯本

不如歸

德富健次郎原著
江蘇殷雄譯述

第一章 蜜月中的夫婦

第 一 章

日本伊香保，是出產溫泉的有名的地方。那地方有一個旅館，叫做千明。第三層樓裏，在黃昏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女人，開窗看着野景。這女人，年紀大約有十八歲，梳着髮髻，是已經給過人的了。她穿着灰色綢衣，胸口垂着青絲的絛，臉色雪白，時時縐眉，身體頗瘦。這時，那年輕的女人，所看見的，是足尾山的景緻。斜着的太陽射到那山的頂上，老鴉成羣結隊的，帶着日光，飛回牠的巢去。赤城的後邊，有兩片雲，慢慢的被風吹着行走。那女人靠着窗，正看着這雲。雲片並不很大，被日光照成稀奇的彩色，向足尾山行去。等到太陽下去，雲也不見了，天已經黑了，那女人還沒有進去。忽然聽見有老婆子的笑聲，先喊那女人作浪子小姐，又說：「我錯了！」改口喊那女人作少奶奶，說：「我回

來了。樓上這樣黑，爲什麼不點燈呀？少奶奶在那裏？」浪子答說：「我在窗邊呀。」老婆子說：「外邊風很大，容易受寒，快點進來吧！少爺還沒有回來嗎？」浪子走到房裏，答說：「我却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回來？你去喊男傭人催他回來吧！」老婆子一邊說，是一邊點上燈。這時，旅館裏的女傭人走上樓，把一封信交給老婆子。老婆子說：「少爺還沒有回來，信就放在這裏吧！一邊說，一邊把這信交給浪子。浪子說：「這信是我的父親寄來的。我却不知道，武男爲什麼事，耽擱在外邊，還不回來？」老婆子說：「這是老爺的信嗎？信上說什麼話？老爺是喜歡說笑話的，或者這信裏也有許多好笑的話吧？」那旅館裏的女傭人，把信送來之後，便下樓去了。老婆子把街上買來的東西收好了，便走到浪子的近邊，說：「這裏天氣不好，却不像東京那樣。」浪子說：「是的，這裏的山櫻桃，五月裏方才開花，可見這裏氣候是寒冷的了。你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老婆子坐下，眼看着浪子，很得意的說：「我却想不到，今天梳着髮髻的少奶奶，就是從前在我懷裏吃奶的孩子。在太太去世的時候，少

奶奶在我的背上不住的哭。您還記得嗎？」她一邊說，一邊眼淚流滿她的面頰了。她又說：「少奶奶嫁的那天，打扮得很美麗的出門。我在那時，曾經說：太若是在世，看見她的嬌滴滴的女兒出嫁，不是很快樂的嗎？」她說到這裏，便用袖子揩着淚。浪子低着頭，把手放到火爐的近邊，戒指上金剛鑽的光彩，很燦爛的射人的眼睛。過了片刻，老婆子看着浪子說：「少奶奶，請您饒我吧！我年紀老了，說話却不謹慎。我想太太去世之後，您被晚娘欺侮，吃了許多苦；長大成人之後，却能嫁着這樣好的少爺。這種快樂，却是我從前想不到的。從今以後，少奶奶是沒有不快的時候了。」正在說話的時候，女傭傳話說：「男爵回來了。」立刻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強健少年，穿着西裝，走到門外，說：「乏了！」一邊說，一邊在門口脫了鞋走進來。老婆子和浪子也走到門口迎接。男爵回頭看着門外的孩子說：「多謝你送我！」又從那孩子手裏，把一束花拿過來，交給浪子說：「把它放在瓶裏！」浪子說：「這花很好看呀！」老婆子說：「這是躑躅花，好看極啦！少爺是從那裏得來的呀？」男爵說：「這花很好看，

明天我要請少奶奶替我栽種這花，使它的顏色更好看些。但是，我却要洗澡了。」一邊說，一邊到浴室去了。老婆子說：「我看少爺精神很好，凡是在海軍裏做官的全是這樣。」浪子沒有回答，只是點着頭微微的一笑，便拿起男爵的衣服，除去上邊的灰塵，掛在衣架上。過了幾分鐘，男爵洗完了澡，走上樓，進來說：「我這澡洗得很舒服呀！」老婆子說：「少爺洗澡，却是很快的。」武男說：「我是男人，怎能像女人那樣細心呢？」浪子幫着武男穿好衣服，坐在蓆子上。武男用手自己按摩他的面頰，現出像熟蘋果那樣的紅色。浪子拿出信來交給武男說：「這是我的爹爹寄來的，信裏還有一個紙條。」武男對浪子說：「這紙條是給你的。」武男一邊看信，一邊說：「你的爹爹很康健，又在這信裏說笑話了。我念他老人家的信，却和聽見他說笑的聲音一般。」一邊笑着，一邊把信放在桌上。浪子看了信，對老婆子說：「老主人叫我對你說，叫你保重身體，這裏天氣壞，要防備老毛病發作。」老婆子說：「老爺還要照顧我，感激得很！」武男說：「我餓了！今天只吃了兩個饅頭，却走了一天。」看着桌

上說：「這是什麼魚？」浪子說：「好像是亞漫魚。」老婆子說：「是的，這魚很好吃。」武男吃得津津有味，吃了一碗飯，還叫添飯。老婆子笑着說：「少爺果然餓了。」武男說：「今天爬山過河，幾乎全天沒有休息。路上的景緻，却是很好的。我在路上，只恨沒有帶着浪子。如果我會做詩，必然要裝滿一箱子的詩箋回來。照着這樣，才不辜負那樣好的景緻哪！」浪子說：「可惜呀！」武男笑着說：「你怎能走呢？我今天攀藤拉樹，在石壁裏爬上爬下。你怎會跟着我爬呢？如果你會跟着我爬山；那末，你也要得着金鷹的勳章了。還有幾處，沒有路走，掛着鐵繩作橋，人要拉着鐵繩上去。我從小在海軍學堂裏，升高跳遠，爬桅杆，走天橋，把冒險的事情做慣了，所以不怕什麼走路的危險。你的腳還沒有到過東京的地方，怎能走這種路呢？」浪子臉紅起來了，說：「我在女學堂裏，也是練過許久體操的。」武男說：「算了吧！你們貴族女學堂裏的體操，靠得住嗎？我從前曾經到女學堂參觀，看見許多女學生，跟着風琴的聲音走；我以爲是跳舞罷了，後來才知道是體操。」說完了大笑。浪子說：「你說這種話，太使

人難受了！」武男說：「我還有話沒說完哪！有一天，我看見山木女兒的旁邊，有一個梳着辮子的女孩，穿着梅紅色的裙子，正在跳舞得高興，却不見有生客在她的旁邊看，那就是浪子，你可以閉嘴了！」浪子說：「請您不要出口傷人吧！您認識山木的小姐嗎？」武男說：「山木是我爹爹的門客，現在還時常往來。」說完這話，又對浪子說：「你為什麼不再說了？」浪子說：「您再說吧！」老婆子說：「您倆結婚還沒有滿一個月哪！為什麼就要鬥嘴呢？」一邊說這話，一邊倒茶給他倆吃，使他倆和好。

第二章 浪子身世

前邊所說的少年，就是川島武男男爵。他新娶子爵片岡毅陸軍中將的大小姐片岡浪子。武男在結婚的假期裏，和新娘浪子，帶着老婆子，到伊香保過蜜月。浪子在八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已經去世了。她記不清楚她母親別的事情，只覺着母親待她是很好的。她最不忘記的，是她的母親在將要斷氣的

時候，拉着她的小手說：「孩兒聽好了！你的媽要到遠處去了。你到了年紀稍微大些的時候，應當孝順你的爹爹，親愛你妹妹駒子。」浪子哭起來了。她的母親說：「我去了之後，你也要時常想我嗎？」她的母親一邊說，一邊撫摩她的頭髮。現在浪子是已經出嫁了，頭髮又長又黑。比她八歲時候頭髮只能覆額，是大不相同的了。浪子把她母親臨終的話牢記在心，沒有一天不想着她母親的慈愛。過了一年，她的晚娘來了。她的晚娘來了之後，她家裏的事情便和從前相反了。浪子的母親本是世代書香的家族，所以辦理家事很有條理，傭人全很感激。浪子的晚娘，雖然也是讀書人家的小姐，却因為從小就到英國留學，心裏只是羨慕歐洲的風氣，幾乎變成西洋的女人，所以她到了浪子的家裏，總以為舊的事情不好，全把老樣子改換了。浪子的晚娘，對着浪子的父親說明意見，就和發出號令一般。浪子的父親不和浪子的晚娘計較，只是對那晚娘說：「你的見識比我好；你不贊成老樣子，把它換掉就是了。」有一天，子爵和他的書記新太太，坐在一個桌子上喝酒。子爵笑着對書記說：「難

波先生，我勸你不要娶有學問的女人！如果娶了學問太好的女人，便要一世被她看不起了。」難波本來是很會說笑話的，現在對着東家太太，却不敢隨意說笑，只是低着頭把自己的酒杯轉動罷了。到了後來，難波回家對他的女人說：「咱們的女兒，不要給她進高等學堂了！只在中等學堂畢業，已經夠了。」浪子從小受着她母親的教訓，人也很聰明。浪子每天在她父親出門的時候，必定親自給她父親拿帽子，手杖，送她父親到門外。因為小孩子的心，就和初春的小草一般；被春雪遮住，便不能伸展，現出枯槁的樣子了；但是到了天晴雪化的時候，那草又能生長了。浪子的遭遇，母喪，就像春雪把草遮掩；如果有太陽光照着，却也能生得茂盛，現出翠綠的顏色。浪子的晚娘來到之後，每天穿着西裝。浪子看見那種樣子，嚇得想要躲避。不過這是小孩子初見生人，常有的心理。如果浪子的晚娘，待浪子有很厚的恩惠，却也能使浪子和她親熱。然而浪子的晚娘，只是賣弄學問，並沒有照顧孩子的心；她對這八九歲的女孩兒，却用大人的道理去責備。于是規矩太大，恩情便少了。浪子在她的晚

娘手裏，便日夜傷心，很少生趣了。浪子固然是愛她已經去世的母親的；然而她的晚娘，却不願意聽見這話。至于駒子那小女孩，晚娘更不看在眼裏了。浪子所親愛的，是她的父親、奶媽和阿姨罷了。這三個人裏，阿姨是難得來的，奶媽又要走去做事。浪子偶然和奶媽親近，晚娘看見了，便要現出怒容。只有子爵憐愛浪子，却又怕失了新妻的歡心，于是父女的恩情，只能存在心裏，却不能現在外面了。子爵當着晚娘的面，有時也要教訓浪子；但是，轉眼之間，却又安慰浪子。浪子知道她父親是很愛她的，不能明明白白給她恩惠的緣故，是因為暗裏有阻礙。所以她很感激她父親，努力保護她父親，縱然因此而死，却也不怕。但是，浪子孝順她的父親，晚娘却是不喜歡的。晚娘以爲：「男人是我的；愛他，可憐他，都是我的事情。這女孩子又做什麼呀！一倘若浪子一天到晚不說話，晚娘說她沒有人情，不可親近。有一天，浪子所做的事情，稍微不稱晚娘的心，晚娘便生氣了，不住的說出英國的格言，教訓浪子。晚娘責備了浪子，又牽到浪子的親娘，說：「做娘的養出女兒來不教訓，所以使後來的人受累。」

「浪子受着罵，氣極了，想要起來辯論；却又想到她的父親，便又竭力忍住了。又有一天，晚娘把一樁疑心的事情，來怪浪子，不住的罵。浪子不說話，只是躲在暗處哭泣。浪子在她手下，受了許多冤枉痛苦，方才長大成，達到結婚的時期。浪子在出嫁的那一天，歎氣說：『半世的痛苦日子，到這天是過完了。』浪子的父親、晚娘、奶媽，在浪子出嫁的時候，全很喜歡；但是，他們喜歡的心事，却各不相同。晚娘因為拔去了眼中釘，所以心裏快活。父親是因為浪子在家裏的時候，沒有方法保護，現在出了家，便放心了。奶媽看見小姐出嫁，有好日子過了，更加快樂。晚娘只要自己衣裝漂亮，却教浪子穿平常的衣服。浪子的出嫁妝奩，也是很不像樣的。奶媽看見那樣子，直傷心得流下眼淚來，說：『若是起先的太太還活着，小姐的嫁妝怎能只有這一點呢？』浪子却不把嫁妝放在心上，說：『只要得着好男人，不怕沒有衣服穿。後來的日子長哪！不必在這事上打算。』浪子辭別了她的父親，便和武男結了婚。」

第 三 章

春郊採蕨

從伊香保，到水澤觀音，有三英里路程。走彎曲的小路，經過重山，路却很平，縱然閉着眼走，却也不會跌倒。路的兩旁，生着許多細草；春天的時候，所有桔梗、荻草、萱草等，全是葉子重疊着，像是繡花的地毯一般；這許多細草中間，又夾着蕨花。凡是到野地方遊玩的人，到了這個地方，看着這種景緻，全是捨不得離開，只覺着春天的太陽走得太快了。有一天，吃過午飯之後，武男夫妻，帶着老婆子和丫頭，到這地方來採取蕨花。他們走到這裏，把蓆子鋪在地上。武男坐在中間。浪子脫了鞋，用粉紅的手帕拂掉鞋上的灰塵，方才坐下。武男說：「坐在這種又軟又香的地上，舒服極了！縱然皇帝到這裏，也是要覺着快樂的。」老婆子說：「少奶奶今天的打扮，美麗極啦！我許久沒有聽見少奶奶唱歌了，今天肯唱給我們聽嗎？」浪子唱了一隻歌曲，說：「我唱得渴了。」小丫頭打開皮袋，拿出橘子和餅來。武男說：「用橘子代替茶水吧！」便一邊自

己剝橘子，一邊看着浪子說：「像我這樣剝橘子，你也會嗎？」浪子說：「這又有什麼不會的呢？」小丫頭忽然說：「少爺採的蕨花裏，却夾着青草。」武男說：「胡說！你採錯了，却把錯推在我身上。」他又嘆氣說：「好天氣呀！我的心裏快活極了。」浪子說：「你看這藍顏色的天！若用它做女孩兒衣衫的顏色，豈不很好看嗎？」武男說：「把它做海軍的號衣，更好看。」浪子說：「這草好香呀！你不聽見雲雀在樹梢叫嗎？」老婆子對丫頭說：「松子，你吃飽了，再到那裏去採些蕨花來。」老婆子便和丫頭一同走去。武男對老婆子說：「你不要把花採完了，留些花香才好。」又低聲對浪子說：「你看這老媽媽，精神還是這樣好哪！浪子，你乏了嗎？」浪子說：「不，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健。」武男說：「我走海路，遇着好的景緻，也是很多的了。像今天這樣，坐在高的地方，看下邊的綠色，却是經過的不多。你看那左邊一帶粉白的高牆，就是瀝川的城呀。我來的時候，曾在那裏吃過幾杯酒。那邊現出青色，彎曲着好像衣帶的，就是利根川。赤城的山坡邊，有一股濃烟直升起來的地方，就是前橋市。